

世界文藝全集

神與人之間

谷崎潤一郎著

李漱泉譯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富士學堂藏書

神與人之間

卷一 總論
澤 蓮 著

上海中華書局發行

世界文學全集

神與人之間

谷崎潤一郎著

李漱泉譯

1934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印刷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二五號
世界文學全集 神與人之間 (全一冊)

◎ 定價銀一元三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原著者 谷崎潤一郎

譯者 李漱泉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中華書局

(八〇八三)



像肖郎一潤崎谷

譯者敘

S 兄：

『神與人之間』和另一篇『前科犯』也於上幾天譯成了。合起前寄的舊譯兩篇『麒麟』與『人面瘡』就這麼結束谷崎潤一郎傑作集罷。雖說這不過是谷崎氏全作品底片鱗隻爪。

谷崎氏在日本近代文壇建築的金字塔是巍然在東島底朝日夕燒中放着特異的光彩的。他的藝術底評價雖因着時代底進展而有變遷，但因為他捉住了近代日本青年底心靈深處底某點，所以始終還是受着他們底寶愛與渴仰的。而且在距今十數年前他也曾在他的作品中替自己做過這樣的「蓋棺論定。」——『這惹人憎恨的惡魔主義者之死發表了的時候社會上毫不吝惜地承認他生前的功績。許多雜誌報紙上都掲載了故人的底肖像。人們都說「故人總算對於文壇寄與了什麼東西，而且是有獨特的境界底富於才能的作家。」又說「那個可厭惡的人不在了，文壇不能無寂寞之感。」（見『神與人之間』第二十章）

這個特異的天才作家底藝術，直到近年纔漸得我國青年的欣賞。這自然是我國文藝界落

後底結果，但文藝既然是經濟基礎上層建築，隨着客觀形勢底發展中國青年的全神經都向中國底社會變革集中，惡魔主義的，藝術至上主義的作品許有過時之感。這就是我個人雖和谷崎氏有相當深厚的交情，却並沒有努力着介紹他的作品底緣故。

可是S兄，你這趟却給了我這機會了。要不是你囑託我，我或許不忙着譯，同時要不是環境逼迫着我，我也沒有這功夫來從事於此，這前前後後的兩三個月之間，似乎又使我和谷崎氏發生多大的關係了。這些日子我每日與他的作品相對，把他的一行一句換成我的語言，使我重新認識他的心靈，親近他的聲效，回憶起和他相處的那些日子了。實在我雖不以爲他是日本唯一的大作家確以爲他是我所接近的日本作家中唯一爽快的男子。

他這些日子以另一種意義又著名起來，成爲社會上的談助了。那便是他和佐藤春夫氏換妻底事件。這件事在懂得過去他們的交涉的原也沒有什麼稀奇，他們不過是把『神與人之間』底最後幾章演成實事罷了，而且不過是不在添田（谷崎氏自己）死後而在添田底生前罷了。讀過佐藤春夫的『殉情詩集』——這實在是珠玉般的作品——的該記得那裏面屢屢說到所謂「心妻」（Kokotosuna）那自然就是現在變爲佐藤夫人的谷崎氏從前那「可憐的老

婆」千代子女士，也就是本集『神與人之間』中那清純美麗的照千代了。在十數年前他們夫婦還和和睦睦的時候就想到了今日的結果而且描寫得那麼深刻逼真，這不能不欽服谷崎氏底觀察力與想像力之偉大了。他是那麼掘井似的毫無容赦地向他的心靈深處發掘去，得到了便是這一些不可逼視的東西。他自己叫它做「醜惡」而在文學史上留下的是壞寶般的「藝術」聽他自己在『前科犯』裏底自白罷：『我的確是惡人……不過請你們把我的藝術當作「真材實料」認識我這樣無廉恥的人底心裏也有這樣美的創造……』（見『前科犯』最末一段。）

「善」與「惡」，「道德」與「美」在谷崎氏的作品中是不斷的鬥爭的。但時常是「惡」與「美」底勝利。看『麒麟』中的孔子與南子，『人面瘡』中的醜花郎與名妓菖蒲太夫，『前科犯』中的玉男爵與畫家。特別是長篇『神與人之間』中的穗積與添田，可以概其凡。這自然是 Allen Poe, Baudelaire 們在近代文學上所投的陰影。我們的作家正是以日本的 Poe, 日本的 Baudelaire 自任的。他自己的得失他自己也曉得很清楚。

但這個「善」與「惡」，「道德」與「美」底問題越是概念地，形而上地去解釋它，越要

弄得烏烟瘴氣，遠離真理。我們必須把它暴露在史的唯物論底光下去分析它，纔能了解它的真相，纔更加親切有味。因為善惡美醜一樣有它的階級性的。我們要賞鑒谷崎氏的藝術，譬如吃美味的蕒子必須經過那樣的消毒。

關於谷崎氏無論在藝術上，在實生活上要寫他真是寫不盡，就是我個人所知道也是很多，但是我想等到別的機會了。我所要說的是他對於中國有深厚的興趣。他曾前後到過中國兩次，他的書齋裏滿陳着由中國帶回或由中國朋友寄贈的品物。他自己平常也很愛穿中國的衣裳，抽中國的旱烟，這也不過是他的「異國趣味」之一發現罷。但他對於中國底改革却曾由單純的趣味變成明確的同情，這讀他的『上海交游記』中與中國青年們的對話可以知道。他的年紀怕快五十歲了，他的精神却還是一樣的豪邁，卽如那已經腐化，平凡化的他和佐藤春夫、千代子間底三角關係，在結婚十五年後居然又活動起來，變更起來，這也可以證明他的不老，雖說這樣的事在現階段的日本已經不足以震撼青年們底心胸了。

谷崎不單是個小說家，他的戲曲乃至電影劇本都有他獨特的世界，但可惜也不能收在這集子裏。文學運動必然地要成就有生氣的發展底中國，和對於別的作家一樣，對於谷崎氏在最

近的將來，也應當有更親切的理解的罷。

稿子付印的時候希望讓我看一看校樣，因為這在讓國人認識谷崎底面目上是很必要的。祝你安好。

又白：

弟漱泉三月二十三日，一九三二。

『神與人之間』底第十六章以後給日本當局抽去了好一些句子，這自然是可惜的。我也曾寫信給谷崎氏去問他，要他寄原稿來，但據說他已經不在岡本的舊寓——那裏變成佐藤夫婦底新家庭了。——那封信恐怕是「已付洪喬」了。不過誰都看得出的，給刪去的是添田和他的朋友及幹子談那些性慾上的「渾話」以及西班牙的蒼蠅底地方，日本當局以為這有關風化，又怕有人真個照名字買那藥來自害害人，所以很仁慈地——雖說對於作者是很殘酷的——把它勾掉了。但好在咱們中國關於別的雖沒有什麼，而講到性慾上以及關於那方面的藥物上的知識却是有一日之長的。雖然被刪去了，我們實在不難以更豐富的内容把它補正的，所以也不算是多大的恨事，你以為對不對呢，S兄？

漱泉又及

神與人之間目次

谷崎潤一郎肖像

譯者序

谷崎潤一郎評傳

年譜

神與人之間

前科犯

麒麟

人面瘡

御國與五平（一幕）

一

七

三二七

三四九

三六七

三九三

谷崎潤一郎評傳

——他的三個作品底研究——

“Vita Sine Litteris Mors est”

「無文學之生活等於死」

一 「又是江南好風景」

「雖說是秋天，却像日本這時候一樣的溫暖的氣候，窗子外面展開着了不得晴朗的蒼空，澄明作翡翠色的川流哪，池塘哪，充滿着歡喜似的璀璨着。火車終日在浴着麗日，帶着幸福的光輝的田園之綠，楊柳之枝，鵝鳥之羣，丘陵，城郭，寺院的塔——這些東西不斷地繼續地像祭禮的音樂似的繽紛而來到江蘇省的沃野之間馳走。任怎樣走，任怎樣走，這樣豐饒的野景總是走不盡。簡直就像是童話裏面的那樣快樂的國土，——假使生在這樣的國土裏，我該是怎樣的幸福。」

啊！假使朝朝暮暮長養在這樣莊嚴的景色之中對於「自然」的我的感覺該是多早就醒覺了！我的藝術該是多麼能够從這自然中汲取深遠的祕密啊！……」

這是谷崎潤一郎氏借「南貞助」的腦裏道出的對於江南美麗的自然底回憶（見鮫人二五頁）。南是他的未完成的長篇作品鮫人中的人物之一。他寫這作品在一九一九年下期，就在這前一年他曾單身遊過中國。他由朝鮮而東北，而天津、北京，而漢口、九江，終乃遍覽江南名勝，在他歸國後的作品中我們看見有蘇州紀行、秦淮之一夜、西湖之月等，可知江南風景何等引動了他的感興，豐富了他的詩囊，而且，如上面引的文章所云，甚至使他恨不托生在這「童話裏的似的快樂的國土」！在一九二五年使他再度來游。

但是江南果真是「童話裏的快樂的國土」麼？揭開了詩人的幻想之幕，它祇是國際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要衝，封建軍閥剝削得最直接最殘酷的采地，當谷崎氏第一次來游的時候，適當歐戰之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正陶醉於它的暫時的繁榮，江南的農民和池塘裏鵝羣似的做着童話似的和平的夢。在他第二次來游的時候，民族資本主義被戰後一時穩定的國際資本帝國主義重新桎梏，江南人民因齊盧之役已嘗了戰爭的痛苦，又適當五卅之後中國大革命已

在醞釀之中，這次谷崎氏所得的江南的印象已經和第一次不同了（見谷崎氏著饒舌錄中的上海交游記等）。可是假使在一九三二年的今日谷崎氏三度來游，他又將得怎樣的一個印象呢？

記得當谷崎氏第二次來華的時候，他的日子主要地消耗在上海，有時候他也去逛逛江灣，他曾訪過一個住在江灣的畫家，頗愛他的林園，我去年也因歡喜這一帶景致的清幽，宜於思索，卜居於這畫家的花園的後面，那是一個小小的園子，所有者是一個沒落的實業家，事業失敗，使他無力收拾這園子，要賣也沒有受主，大好的宅子荒廢在野花亂草之中，我從一個兼管這花園鎖鑰的園丁手裏租了下來，一時真是高興。我安排在這裏作長時期的蟄居，完成我豫定的一些工作，也豫備在這裏寫成現在寫的這篇文章，我把我搜集的關於這作家的一些文獻，也擺在這幽居的案頭，在非常悠閑細密的探討中，我想我可以獲得相當圓滿的成果，使國人對於這個特異的作家有較深的理解。

一二八事件的前夜，雖則忙於別種文事，但因生活的鐵鞭所驅，我是想開始這個工作的，但不幸給日本帝國主義的砲聲驚醒了我午夜的酣夢，第三天便單身匆匆地逃出來，還祇望我那

些書籍，特別是那些已成的及未成稿件，微倖能免於此難。但這種妄想在前些日子已經打銷了。我住的那屋子固然燒成了一片焦土，連我藏那些書籍的地下室，也給礮火毀滅了。在瓦礫和灰燼裏面，我還祇想勉強找些零篇斷簡出來做一點點紀念，但是什麼都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我呆呆地望了好半天，終於在尺多深的草裏折了幾朵花回來了——啊，「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愛誦唐人名句的谷崎氏若是於這時來遊，也一定這樣的高吟罷。「又是江南好風景，」但「江南」確已經不是「童話裏的快樂的國土」了。自從九一八事件以來，日本帝國主義者爲着解決其內外的矛盾，維持其最後的生命，開始積極的進攻蘇聯以至併吞中國的積極的軍事行動。這一種行動不但是引起了蘇聯、中國以及全世界一致的反抗。日本的勞動者，農民階級，尤其在那裏和他們的反動統治作殊死的鬭爭，他們國內外的進步的思想家對於日本帝國主義都有嚴格的批判（見何思敬編「世界大勢」創刊號所載）。他們的作家除了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的集團有他們正確而英勇的表示以外，就是中間作家也多能說出較公正的話來。

在資產階級老作家中菊池寬輩也完全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者。這固然毫不足怪……

……此時頗使人想要知道的却是谷崎氏的態度，他對於這次東北事件與上海事件是贊成呢？反對呢？或是漠不關心呢？——長遠沒有看日本最近的雜誌的，我不能得絲毫供我們判斷的材料，但一個人的現在的行動，是他過去的思想的必然的發展，他過去的思想，又必然是他過去的時代環境決定他的，我們且研究谷崎氏所處的時代，所受的時代影響，和他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能演的腳色罷。

二 夢與現實

然而，不幸我要做前述的工作時，我是在這樣的「秦火」之後，「文獻不足徵，」我所能入手的祇是被採集在新潮社現代長篇小說集和改造社日本現代文學全集中的他的幾篇作品。這一點點材料實在不够答復這些問題。但徵倖谷崎氏在他的長篇之一的黑白中有過這樣的對話——

『……大體創作家有兩種典型：一種是把自己本身完全藏起來去寫的人，一種是高興寫自己——雖非不寫自己以外的人，但任寫什麼結果總成了自己的說明的人……換句話，就是

一種是客觀的傾向底作家，一種是主觀的傾向底作家。」

『那麼，水野先生呢？——您是屬於那一種典型呢？』

『我相信我是主觀的方面的。』（見黑白七〇五頁）

這裏面的作家「水野先生」自然就是谷崎氏的「夫子自道」。因為谷崎氏是這樣一個「主觀的傾向」很顯著的作家。——任寫什麼，結果都成了他自己的說明，所以很容易從這有限的幾篇作品中找出無盡藏的答案。

首先，谷崎氏是生於日本資本主義由長期封建的地層衝出土來日益無情地破壞舊的殘餘，向上發展的時代，他於明治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呱呱墮地於東京日本橋區蠣殼町，——一個商業的中心區域，他的父親是一個做穀米生意的小商人，在他六七歲以前，生意還能勉強支持，所以他的幼年時代也曾過過比較富裕的生活，這時候的記憶紀錄在他的長篇小說鬼面之中。他在這小說中是叫「壺井讓作」，一個被雇在新興資產階級家庭中做「家庭教師」——事實是「門房」繼續他的高等教育的苦學生，當他某學期初以買教科書為名多借了幾元錢偷偷地走過「歌舞伎座」——想去看戲的時候，他的腦中——谷崎氏的腦中，發出了這樣的感

（天）